

通志堂經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七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咸有一德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此篇蓋伊尹致政告老而歸訓于太甲丁寧告戒
終致其拳拳愛君之意而作也而其簡冊所編次
則與伊訓太甲三篇相連屬不可以無別也故別
爲篇名曰咸有一德蓋其篇中有曰惟尹躬暨湯
咸有一德故借此四字以爲簡冊之別然此篇之
義不必全繫於是也漢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
之德唐孔氏曰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



作此篇以戒之經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言已之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言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詳考此篇終始之義信如二孔之說蓋此篇之意實欲太甲慎於用臣君臣上下克終厥德以盡其純一之德然書之篇名以篇中字爲簡冊之別者多矣如梓材無逸立政之類不必皆盡其一篇之義要之姑借此字以爲篇名之別焉若必從而爲之說則妄妄有穿鑿而不得通者且以詩譬之如召旻之詩其篇言旻天疾威大篤降喪而篇

終曰昔者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取其始終之美遂以召旻二字爲此篇之名乃若詩之義不在是也而作序者乃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若此之類皆妄論也故二孔之論此篇雖誠有此理然未可以爲必然也百篇之序蓋有述所作之人而不言其所以作是篇之意者如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與此篇之序比之諸序最爲簡省若以爲經文已明故略之然其諸序亦有經文已明而序文詳言之者故予嘗謂書序之作非出於一人之手蓋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既非出於一人之手故自有詳略不同至於書之本義

不在是也如此篇發首是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則其序亦可言其致政告歸之意然當時史官所錄者止如此若杜預所謂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泥也學者於此不可校量同異而爲之說苟以書序之作盡出於夫子之手必於其間校量同異輕重盡以春秋褒貶而求之則將不勝其鑿矣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既終喪伊尹以冕服奉之于桐宮以歸于亳始踐天子之位故伊尹於是還政太甲告老而歸蓋功成名立則奉身而退不以寵利而居成功也

夫豪傑之士蓋亦有可以當受遺託孤之寄者然至於天下之權在於掌握則往往固吝而不肯舍者有以爲騎虎而不得下之勢者如霍光之忠義蓋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然而寵盛勢尊則固惜權柄不肯還政於宣帝而積其疑似之釁卒成族滅之禍此猶可言也至於曹操司馬懿威溫之徒則又往往肆其不軌之心欺孤兒寡婦而奪之位此無他惟其既執天下之大權而不忍棄去故其末流不害于其家則凶于其國其禍如此之慘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而歸既復政而遂告歸而去豈復以權勢繫吝其心哉孟

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彼其視千駟之多天下之大無以異於一介之所與則眇然天下曾何足以動其心哉此其盛德大業所以歷萬世而不可企及者也伊尹雖告老而歸然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嘗習於下流而爲放僻邪侈之事其居桐宮也困心衡慮然後改過遷善之心作於憂患之中其於處仁遷義蓋未久也而遂處至尊之勢躬覽萬幾之務伊尹度其所養也固所守也確必可以離師傅而弗反然其告歸本出於愛君之誠心拳拳然而不能自已也於是爲之歷陳天人影響之應所以禍福興

三之理以堅其修德之志其言尤爲懇到切至蓋其所以望於太甲以克終允德而爲商家社稷無疆之休者其言實基於此使太甲優游饜飫入於其心而不背也故伊尹得遂其高尚之志遠處於不用之地而無憂故曰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蓋陳其德之常與不常以致夫禍福興亡之理者以戒之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有以三

嗚呼者歎而發其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諶者信也天之難信者以其禍福興亡之命初無

常也治或變而爲亂安或變而爲危當其既安且治矣而遂信其無復有危亂則凶禍隨之矣蓋天命之無常惟其德則可以爲常有能常厥德則其治可以永保蓋人之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可信苟其德之不常則雖奄有九有之衆亦不救於亡蓋人之德既無常則天命亦無常而不可信矣如以舜繼堯以禹繼舜天下大安大治者幾二百年此非天命之有常也蓋堯舜禹三聖人皆有常德故天命亦從而有常苟使以丹朱繼堯以商均繼舜其德既不常則天命亦將不常矣故人君之德常與不常是天命之所自出也惟天命之所自

出是以惟人主不可以言命使人主而言命則將以天命爲可信而常厥德保厥位者廢矣九有即九州也夏商周皆是用禹貢疆理之法分天下以爲九域夏之九州即禹貢所載是也商之九州先儒以爲即文觀之即成周之九州職方氏之所載者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伊尹旣言天命之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當引夫桀之所以失天下湯之所以得天下者以證之

矣夏王桀不能常其德幽則慢於神明則虐於民彼所以慢神虐民者其意蓋謂天命之可信如紂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既慢之虐之矣於是民怨神怒皇天雖欲眷有夏而存之不可得也故於是棄之而弗保天既棄桀而弗保然而天下不可以無主也故鑒視萬方之衆擇其能有天命者而開導之於是眷求其一德之人俾爲天地神祇之主矣而我商家君臣咸有純一之德故能上當天心於是受天之明命以有九州之衆革夏政而有天下也革夏正者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湯既勝夏始以建丑之月爲正是革正之前世未嘗有蓋

始於湯武王因之遂以建子之月爲正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也而說者乃以爲正朔三而改自古相變謂夏以前迭用此說非是某於堯典已詳論之矣伊尹既於上言天難謐命靡常惟有德可以爲常於是遂言桀之所以失天下湯之所以得天下者蓋天之所以不保於桀者是桀之弗克庸德自不能保也自緯候之書出於漢世祥瑞之說雜然而起儒者爭言三代受命之符使爲人主者不知取必於其德而妄意符命於不可測之間使王莽因之而篡漢者推其源流皆漢儒之罪也孔氏生於漢世其於經也蓋有不論

於諸儒之習而卓然有超世之見其論伊尹成湯
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是其一也故其說
以謂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夫漢儒之論往往以
謂帝王之興必有非人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符
瑞之說不勝其煩孔氏不然以謂湯之所以受天
明命者惟所征無敵耳至於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后來其蘇是則人心
之無所不服人心既服天命其在是矣唐孔氏亦
識其意遂從而發明之曰天道遠人道邇天之命
人非有言辭之告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
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元龜白魚

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若漢孔
氏可謂不畔於經矣若唐孔氏亦可謂無負於先
儒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又申前之意以盡其義也言湯之所以受天明
命者非天之私我商家也惟天之所助佑者在于
一德故天佑之也其所以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
求于下民也惟民之所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
故民歸之也我商家所以天佑之民歸之者以其

德之一故動罔不吉也蓋德之一則是吉德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者哉桀之所以天不佑之而民不歸之者以其德之二三而動罔不凶也蓋德之二三則是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者哉惟其動之吉凶皆繫於德之一與其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天之吉凶所以不僭差於人者則天之所降災祥惟在於德故也自其降於天者而言之則為災祥自其受於人者而言之則為吉凶其實一也伊尹自篇首至於此丁寧反覆如此之詳如此之盡而其大要則惟言天命之不可常惟有德則可以為常人事

之得失動於此則天命之從違應於彼不可不謹也既曰常德又曰一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大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故伊尹告歸其言及於一德常德尤為詳盡者蓋以謂常人之立事無不銳於始而工於初至於中則稍怠末乃澶漫而不振此雖聰明睿智之主有所不能免者且以周宣王觀之當其側身修行任賢使能見於雲漢烝民江漢六月采芑之詩固已無愧於文武成康矣惟其盛德之高明光大也如此故能復受天命以中興周室而復會諸侯於東都

非其聰明睿智之有以過人者豈能爾哉及其憂勤之志弛於庭燎好賢之心替於鳴鶴迨其末年遂至不藉千畝料民太原而寢不克終繼以幽王之暴虐平王之孱弱而周室自此衰矣此無他惟其德之不常不一故也故太甲雖能處仁遷義於憂患之餘而伊尹以冕服奉之以踐天子位及其告歸而去也則懼其歷年寢久遂至于豫怠澶漫而不振也故其言丁寧反覆以堅其心謂德之可常而天命之不可常也苟其德之不常則天命示不常矣故其言之丁寧反覆如是之切至也善乎蘇黃門之論陸贄也其言曰贄始以官從事德宗

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比其反也功業定矣而卒斃于裴延齡之手其故何哉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又曰德宗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欲其上下相保不可得矣夫以德宗之爲人也既非常德一德則雖以陸贄之賢事之卒至於君臣上下不能相保伊尹雖以一德爲太甲之師傅然苟使太甲之德至於不常而不

一則雖伊尹在朝亦未如之何也已而況於告歸而去乎故其將去也丁寧告戒出於愛君懇切之誠而不能自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伊尹前既論天命之無常惟有德則可以爲常德之得失動於此則天之禍福吉凶應於彼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反覆推明可謂曲盡其理矣於是致其拳拳之忠所以期望於太甲者以終其義也方太甲宅憂亮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也其萬幾之務皆伊尹之所制裁當此之時天下之治亂社稷

之安危伊尹實任之是以太甲之初雖欲敗度縱敗禮自肆於宮禁之中而其禍不及於百姓者以伊尹實當天下之憂責也今太甲既能克終厥德還自桐宮以踐天子之位伊尹於是復政厥辟告歸而去不復以庶政自關而太甲於是親萬幾之務矣既已親萬幾之務則其一言一動而安危治亂之機於此而萌矣伊尹既以其身之所自任者歸之於太甲有不可不盡其丁寧告戒之意故謂今嗣王新服厥命聿新厥德言新有事於萬幾之務言而作命實四方萬姓之所觀聽也人君即位之初發號施令所以端本正始而新天下之耳目

尤不可不謹也高宗亮陰三祀百官總已以聽冢
宰及其免喪而踐天子之位也且恭默不言羣臣
進諫于王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
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而高宗以謂以台正于四
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蓋謂始有言于天下苟
爲輕動而妄發後雖悔之亦何及矣故其新服厥
命將欲發號施令爲天下之所取信者惟在于日
新厥德德者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故
繼之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始乎如是終亦如
是終始惟在于一德而無造次顛沛之或違是乃
其德日新之道也蘇氏曰中有所主之謂一中有

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
爲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如衆人之
言新則不能一而非日新也而伊尹曰一所以新
也是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
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
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
故無斁此言盡之矣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所以
總結上文常厥德保厥位德惟一動罔不吉之義
也爲人君者亦莫不欲終始惟一則日新其德然
每每至於寢不克終者蓋未嘗不以小人得以乘
間而進熒惑人主之心術蠱害其德日滋月益則

流入于敗亡而不自知故大臣之事君既有以格君心之非而成就其德又當使之舉賢材而用之使賢材既用於朝不能間之以小人則其日新之德蓋將有加而無已也是以伊尹之告歸尤丁寧懇切於此既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而又戒之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漢孔氏曰官賢材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原孔氏之意以謂任賢材充位列職自太臣至於百執事是也居是官者必得賢材而用然後無瘵官無曠職任官者既得賢材皆在王之左右所謂侍御僕從綴衣虎賁趣馬小尹之任又不可不選

忠良之人而用之不忠良則是左右之非其人也蓋賢材雖已任官苟左右之非其人縱有賢材亦將見陷於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不得一施矣孔氏之言雖簡而其旨明說者不悟其意遂以左右為大臣謂左右者如說命曰王置諸左右謂惟其人者如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雖有所據而云然與上文任官惟賢材文勢不相應既曰任官惟賢材則大臣已在其中矣而又加左右於下豈不贅哉此蓋未嘗攷先儒之意而妄為是說也自古賢材既居于位矣而天子左右或非其人則其勢不兩立小人必勝君子必退至於不能自存者

多矣有弘恭石顯在于左右則周堪蕭望之之賢材無所施矣有曹節侯覽在于左右則陳蕃李膺之賢材無所施矣有仇士良陳洪志在于左右則裴度之賢材無所施矣欲賢材之任官而得其忠非左右惟其人不可也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兩句說者不同漢孔氏曰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唐孔氏遂謂爲上謂奉爲在上爲德謂布爲道德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訓民謂以善道訓助下民顧氏亦同此說故陸德明釋文曰以爲上爲民爲于僞反爲德爲下如字夫爲上與爲下相對

爲文而爲上則于僞反爲下則如字又爲德與爲民相對爲文而爲德則如字爲民則于僞反文勢同而意訓特異必無此理是知先儒之說不可從蘇氏曰臣之所以爲民上者非爲爵祿也爲德德非位則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非爲爵祿也爲民也王氏曰所謂爲上爲德者將順正救爲其上造成所以爲君之德所謂爲下爲民者先後相勸爲其下造成所以爲民之行也如蘇氏之言爲下爲民則通以爲上爲德言臣之所以爲民上則經文並無爲民上之意如王氏爲上爲德則通而爲下爲民言爲其下造成其爲民之行所以爲民

之行則經文但有德字無行字是知此說皆不通
某妄謂此二字皆當音于偽反蓋伊尹既言任官
惟其人不可以小人在於人主之左右使君子
所效其能而未足以盡其義也故又言賢材之
惟人君之有德則可以致其輔相之力苟人君無
其德雖有賢材亦末如之何也已若民則無所擇
也蓋世有不可與有爲之君而無不可治之民
欲爲上非其君之有德則不可得而爲之也至
民則何所不可哉惟君有可有不可而民則無所
不可也故不曰爲上爲君而曰爲上爲德也臣之
爲上旣在於君之有德苟其君之無德則雖得賢

材而用之必爲小人之所排擊沮難而不能自存
故繼之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言爲君必如此而
後可也其難其慎者言當疏遠小人憂之畏之惟
恐有得乘其隙而進也惟和惟一者言當親近
子與之協心同德以大有爲於天下也能如此則
其德日新而臣之欲爲上爲德者無不得其志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
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

此又戒之以并謀兼智合以爲公無偏黨也德無
常師者言欲日新其德故無一定之師凡主於善

者皆在所師也善亦無一定之主苟協于克一而
可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主也孟子曰大舜
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中
庸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此有
以見其德之無常師而善之無常主也苟使德有
常師善有常主則其心必有所繫吝而不為公心
有所繫吝而不公則小人得以窺伺其意之所在
以迎合其意而投其所好如此則偏聽而不能并
謀兼智與天下為公而民之不服者多矣如唐明
皇始用姚崇兼容天下之善以致開元太平之始

及其惑於聲色則私心漸勝於是舉國家之務而
信一李林甫專咨朝政者十有八年至於末年諫
諍路絕上下之情不通及其一旦盜發幽陵四海
橫流唐遂陵遲不可復振此無他一有偏聽則天
下之不服者眾矣故伊尹既戒太甲小人之不可
用而又推原其所謂用小人者自夫君之心不能
合并以為公故彼乘隙而入也苟能德無常師善
無常主樂與人為善以與天下為公而私意小智
不撓於其間則天下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故
其發號施令則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蓋由其言之大則見其心之一也蓋德無常師

善無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故其心一其心一則其言不期大而自大苟其心有繫吝之私於方寸之間紛然殽亂莫適為主雖諄諄然告人以其心之一而人愈不信矣德至於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則其德高明盛大無以復加矣故上焉則可以綏先王之寵祿而下焉可以永底烝民之生育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所以訓告太甲者諄復懇到盡於此矣於是

咨嗟而申之以終其意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廟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也此商書也言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其來尚矣而鄭氏云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而已此蓋妄爲之說其實三代皆事七廟也萬夫之長者猶所謂萬姓萬民亦謂天子也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伊尹之言此者謂非德之可觀則無爲萬夫之長太甲旣上事七世之廟下爲萬夫之長必其德政有可觀者然後可也季武子曰諸侯來魯於是乎觀禮與此觀同林子和曰觀者有以示於此而

彼得以見之之謂也其意以謂太甲有七世之廟可以示其德於下爲萬夫之長可以示其政於下言其勢之易也案此說則觀字當從去聲讀與易觀卦之象觀同其說亦通夫欲德與政皆有可觀於下則必有道矣惟不以民之至愚而忽之盡其所以敬民之道無一夫之不獲者德與政將不可勝其用矣故繼之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蓋言君之勢相須而立后使民而民事后蓋其尊卑之分不得不然也若謂后之可以使民遂以至尊之勢而驕之則將自廣以狹人矣若以民之勢爲在於事上

遂以至卑之勢而虐之則匹夫匹婦將不獲自盡矣爲上者旣自廣以狹人爲下者將不獲自盡則君民之心離矣茲誠治亂安危之本也故終篇尤深切於此以謂太甲欲善其德與政則當克自抑畏其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盡其欽民之道無自以爲廣而謂人爲狹苟使四海之廣萬民之衆而有一夫一婦不獲自盡則是人君之心有所未盡故彼亦不得以自盡也有一夫一婦不獲自盡則乖戾之心生而天地陰陽之氣亦將乖戾而不和矣其何以成厥功哉是以人主之職必在夫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使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然後爲能盡其心此庸德一德所以克終也至於厥德靡常而致九有之亡者亦豈在天也哉失匹夫匹婦之心則天下之心自此去矣故太甲論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而必以萬姓爲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則但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亦猶其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詳攷此篇終始之義又與召誥之言曾無少異召誥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即此篇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

常九有以亡也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即此篇所謂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也召誥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至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即此篇所謂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也蓋太甲成王皆是始踐尊位而攬萬幾之務故伊尹召公諄諄告戒之言若合符契其大意則皆以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爲可必不可以廢人事而不修而歸諸天命也夫中才庸主其所以偃然自肆於民上而不以國之安危

休戚爲意者惟其恃天命而廢人事故每至於敗
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曰建中
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用盧杞所能
致也夫德宗怠棄厥德用盧杞以致禍亂至於鑒
輿播遷生民塗炭若可以少悟矣而猶歸咎於天
可謂愚矣故李泌曰命者他人尚可言惟君相造
命者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泌之言誠
與咸有一德召誥合伊尹之相太甲召公之相成
王不以天命歸於自然之數而謂本於人君之德
與不德者蓋謂君相造命不可以言命也伊尹召
公之言太甲成王信而用之故能成商周之治泌

之言德宗不能用而唐室陵遲其言則同而其治
亂則異何也蓋對必以正者泌之所能必也至於
用與不用則非泌之所能必也

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
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十巫咸作咸
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
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八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盤庚上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
逸書之序蓋有其書雖已亡而其所述亦可證見
存之書者若其記載商人遷國之始末也自契至
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仲
丁遷于囿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
祖乙此皆逸書之序也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
胥怨作盤庚二篇此見存之書也盤庚之書雖存
然不得逸書之序以見其前世遷徙之始末則盤

庚之意亦復不明于世故自帝告釐沃以至于祖
乙五篇之序蓋所以爲盤庚之書張本於前若左
氏傳或先經而始事也學者欲讀盤庚當以此序
始契者商之始祖受封於唐虞之世始有爵土傳
之後世自契至于成湯凡十四世而八遷其國蓋
古者邑居無常擇利而後動其宗廟社稷朝市之
制簡而不夥約而不費故不以屢遷爲勞也如周
之先世后稷封於邰公劉徙邠太王徙岐文王徙
豐武王徙鎬且亦屢遷也商之八遷歷世久遠其
書雖已亡逸不見其所遷之地亦如文武而上遷
徙無常而不出於其所封之國也湯遷居于亳從

先王居先儒以先王爲帝嚳非也武成曰惟先王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其勤王家其曰先王蓋指后稷也周以后稷爲
先王則先王居蓋是契之舊邑也商頌曰玄王桓
撥周語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先王爲契何
所不可而必以爲帝嚳也亳蓋契之所居實王業
所基之地湯從而居之遂克夏而有天下湯之後
傳八世至于太戊皆居于亳咸乂之序曰亳有祥
桑穀共生于朝是也太戊崩其子仲丁立始自亳
遷于囂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後
自囂遷于相河亶甲子祖乙立復自相遷于耿旣

遷于耿則其地水泉濕爲水所圯欲改遷于他所而重勞民故遂留于耿自祖乙以來凡歷五世竟不克還及盤庚即位而民之被於墊溺已甚遂謀遷于亳殷此其遷徙之始末見於書之序者然也是以張平子東都賦曰商人屢遷前八後五蓋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此所謂前八也自湯至于祖乙五遷此所謂後五也湯一人而再數之是以前八後五共爲十三遷也故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其文蓋與自帝告釐沃至于祖乙五篇之序文勢首尾相貫蓋自契至成湯八遷而自湯至祖乙又五遷也盤庚既承祖乙圯于耿之後將欲遷於殷

之舊都故治亳殷而將居焉亳地名也殷亳之別稱也周希聖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此言是也蓋自此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既都亳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單稱殷也亳殷說者不同鄭氏云在河南偃師皇甫謐云在梁穀縣或云濟陰亳縣唐孔氏於此諸說莫知所從學者難以折衷而某竊以謂惟鄭說爲可從蓋偃師在河南其地實與周之洛邑相近乃四方朝覲貢賦道里取中之地惟其都邑之勢爲四方之所取中故商頌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又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使亳地非河

南則商頌之言不應如此則知鄭說比諸家爲長
鄭說旣以亳爲偃師故於立政之三亳則解曰湯
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
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此說可信皇甫謐
以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則
二亳之地隔絕縣亘乃數百里建尹立監必不如
此之遠也皇甫謐又以爲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
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
鄉也亳地在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往
爲之耕乎其地名不同說者變易數千年之後攷
之葛鄉則信以爲近亳之葛此正孔氏以升自陟

爲出其不意皆未可以爲定論也故宜推本鄭氏
之說以爲偃師而以商頌之言爲證盤庚五遷將
治亳殷其所遷之意說者不同鄭氏曰祖乙居耿
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
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
盤庚之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渴
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亳皇甫謐曰耿在河
北迫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侈靡故盤庚遷于殷
此諸說大同小異而某竊以謂王肅之說爲當耿
地乃漢皮氏縣之耿鄉其地沃饒近鹽祖乙不審
于利害之實而徙居之其居之久也爲水所圯而

不可居蓋其地沃饒而塞障故富家巨室總于貨
寶傲上從康而不可教訓其閭閻之民則苦於蕩
析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於是謀居于亳蓋擇其
高燥之地而將使居之是舉也是小民之所利而
富家之所不欲而唱為浮言以搖動小民之情斯
民不悟盤庚所以遷之之意而為浮言之所搖動
故自歎而怨亦皆不欲遷也盤庚乃登進庶民告
之以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羣臣無扇浮言以搖惑
斯民之視聽使羣臣不敢肆為過逸之言而民皆
樂從以遷此三篇之所由以作也哀十二年左氏
傳舉此篇以為盤庚之誥則此三篇皆誥辭也然

不曰誥者意其後世失之或者以其篇名既有上
中下字為其簡編之別遂從省文雖不加誥字實
誥之體也王肅曰取其徙而立功但以盤庚名篇
此則失之矣此書三篇皆是誥其民臣之言而其
誥之者自有先後故分為三篇而以上中下為之
別唐孔氏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釋民意誥
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
篇既遷後事而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
為切中篇民已稍悟故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
辭復益緩此說是也王氏曰上篇告其羣臣中篇
告其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強生分別攷之於經

而不合不可從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言盤庚將遷于亳殷之地而民不肯之殷有邑居也率籲衆感者先儒以籲訓和蘇氏曰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誥誓之竊謂蘇說勝泰誓曰無辜籲天則籲之爲呼蓋常訓也矢陳也與臯陶矢厥謨夫子矢之之矢同蓋陳其所以遷都之意而告之也先儒以爲出正直之言則其意失矣我王蓋指祖乙也言祖乙自相而來既已居

于此耿地耿地既圯將欲復遷于土厚水深之地而不忍重勞民也故曰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言民既勞矣而又驅之則幾於盡致之死地若有不忍之意也既不忍勞民以遷遂居于耿者五世其地鴻鹵墊隘民終不得安其居是不能相正以生也不能相正以生我於是以下而攷之而龜辭告我曰此耿地無若我何蓋謂苟留居耿則雖天命亦無如之何也蓋古者將遷國邑必以下定之如繇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衛文公楚丘之遷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蓋遷都大事也必決之以鬼神之智所以

祈社稷無疆之永命也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蓋凡卜筮之事無如遷都之爲重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言自湯以來欽奉皇天之命而不敢違謂重卜筮之事而信之凡有事則必謹天命而稽焉其地雖未至於鴻鹵墊隘猶且擇利而動至于今已有五邦矣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于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又繼之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蹕相耿之四邦不知何以有五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爲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于邢而汲冢記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序文相戾不可以爲據也意者自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史家失之盤庚據其當時所見而言之故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決也夫商之先王既恪謹天命以取信于卜筮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我既卜之於龜而曰其如

我何今乃不能率爾臣民而遷則是不能承先王
恪謹天命之意是不承于古也不承于古則是不
知上天所斷之命蓋天命汝以遷而汝乃不遷是
違天命也況此亳殷之地乃我商家肇造基業之
邦實王業之所自始也誠能往而居之則是從先
王之烈能從先王之烈則是我商家既廢而復興如
既顛之木由是而生蘖蘖蓋木仆而更生者也蘇
氏曰木之蠹病者雖勤於封殖不能使復遂既仆
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此言是也惟天時人
事之闢蓋有不得不遷者如是天將永我商家社
稷無窮之命于此新邑苟遷而居之則可以紹復

先王之大業以綏安此四方之民蓋邦畿千里之
民得其所止然後可以肇域彼四海也古者先王
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無窮之業必有根本之地
蓋其王業之所自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
則興不能守之則廢湯之亳文王武王之鄆鎬是
也案太史公曰殷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
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夫此九世之亂雖
自於弟適爭立然亦由仲丁自亳遷于蹕之後失
成湯根本之地故數百年間無有勃然興者盤庚
既以耿地墊隘遂復居于成湯之舊都因其根本
之地而據之商家社稷於是復興信乎其能紹復

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也周自犬戎之亂平王東遷其後不復有還居鄠鎬之意惟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東周之主雖傳數十世而皆陵遲削弱不得復起齊晉秦楚迭執其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天子擁虛器於上而不能自立此無他惟其不能守根本之地故也是則盤庚之遷與不遷實商家社稷安危強弱之所繫使其惑於浮言橫議而不克遷則是亦一東周也彼其所以丁寧告戒敷心腹腎腸而強其臣民以遷者是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夫耿之地鴻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是故不利於閭閻之小民而利於富家巨室盤庚之將遷也始於富家巨室之不悅故扇爲浮言詭說以簧鼓斯民之視聽至其終也閭閻之小民亦皆相與咨怨不適有居利害之實於是亂矣然其間亦有審於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沮難故不能自達於上當此之時如人之一身風邪入其肌膚而亂其脉絡則其關節閉塞而不通苟不能救其所以受病之處而治之徒攻以毒藥與病勢爭於否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

人君當夫上下之情不通而人情否塞之時可以誠意感而不可以勢力較也盤庚知其然於是推原其所以受患之處謂夫民情之所以未喻者本夫富家巨室牟利自營傲上從康不能率由典法而肆其巧言以熒惑愚民使其欲遷之心鬱而不得故其數于民者必自有位而始其教于在位亦非作為一切之新法以整齊而脅從之也惟舉先王之世其遷都邑也蓋有故事存焉今之遷都亦始於前世之故事使之正其法度而已其所以正其法度者無他使爾在位之人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蓋小人之患於鴻鹵墊隘而欲遷者

有以其言箴規於上則汝無得過絕其言使不得自達也此蓋史官序述盤庚所以戒臣民之言而先總其大意为此數語以表見其當時上下之情既壅窒而復通者由盤庚之能審其人情之變而處之得其當也蘇氏曰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典正法也今民敢有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數于民者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夫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也夫此論甚善亦有爲而

發也當時王介甫變更祖宗之制度立青苗免役等法而當朝公卿下而小民皆以為不便而介甫決意行之其事與盤庚遷都相類故介甫以此藉口謂臣民之言皆不足恤然所以處之則與盤庚異者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而介甫一以新法從事盤庚言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介甫則峻刑罰以繩天下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故雖以盤庚自解說而天下之人終不以盤庚許之者以其迹雖同而其心則異也非特天下之人不許之以盤庚之事而介甫亦自知其叛於盤庚之說其解盤庚又從而為之辭以為其新法

之地而既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敷之以無自用而違其下而又曰治形之疾以箴治性之疾以言小人之箴雖不可伏然亦不可受人之妄言妄言適足以亂性有至於亡國敗家者猶受人之妄刺非特傷形有至於殺身者矣故古之人聖讒說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而所不伏者嘉言而已觀王氏此言其與誦六經以文好言者何以異哉蘇氏之言為王氏而發也雖為王氏而發實得盤庚敷民之意非奮其私意與王氏矛盾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言使自羣臣以下至于庶民咸得至于庭也周官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二曰詢國遷盤庚蓋將遷都而謀于民故使臣
民皆至于外庭也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者蘇
氏曰書凡言若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抵若此而已
格汝衆者呼之而使來也我將告之以予志之所
欲言者自此而下皆爲羣臣之扇爲浮言以惑流
俗而發也蓋上文所謂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者
也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夫天下利害之實煥然甚明不難知也人主心平
而氣定上不爲名所惑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
之惟其心之所存一惑於利害之私則將見其利
而不覩其害而利害之實亂矣遷之利與不遷之
害在盤庚之時蓋可以一言決也然其羣臣乃以
不遷爲利遷爲害者惟其貪於沃饒之利習於奢
侈之俗此二者撓於胷中故至於傲上從康而不
自知其非故盤庚告之也始則告之以一言曰汝
猷黜乃心言汝欲知遷都之利害先當謀黜去汝
之私心也苟去汝之私心則利害之實不爲物蔽
而漸以明審必不至於傲上而不肯遷亦不至於
懷安而不欲遷也故繼之以無傲從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

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
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既告以黜其私心無傲上從康矣此又稱先王之
時其臣皆從先王之命令而無敢逆之者即上文
以常舊服正法度是也古我先王者蓋泛指成湯
及殷之賢君舊人者亦泛指先王之臣也言我先
王之謀任舊人與之共政也王播告之修者此言
王亦指先王也不言先王者變上之文也播告之
修言舊臣之事先王先王使之播告其所修之政
於天下而舊臣則能不隱匿其言志故先王用大

敬之而舊臣所教之旨又無過逸之言以扇惑民
聽故民用大變蓋上焉為王之所欽者以其不匿
厥指故也下焉為民之所從者以其罔有逸言故
也而今之羣臣乃不以盤庚遷都之意告民而乃
扇為浮言以恐動之此民之所以不至于丕變而
王之所以不至于不欽也故繼而責之曰今汝聒
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言汝今乃聒聒然肆
為多言務以險膚之說起信於人我意不知汝所
訟言者果何謂也險謂悅害而幸災膚謂淺近而
不由中此二者雖皆誕妄無實而皆有以取信於
流俗也在流俗則信之而自知者觀之則弗知乃

所訟也弗知乃所訟者言我之不知汝所言者果
何謂也王氏曰不夷謂之險不夷謂之膚此論甚
善而繼之曰造險膚者所不待教而誅此言大害
義理夫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則是爲險膚之言
者皆教之而不忍誅也今曰造險膚者不待教而
誅則是盤庚之時必誅其造險膚者此蓋王氏借
此言簧鼓以惑天下欲快意於一時老成之人言
新法之不便者皆欲指爲造險膚之人而悉誅也
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王氏乃借六經之言欲以
肆其不仁之禍是可歎也言汝不能如先王之臣
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而乃聒聒然起信險膚我反

求之不知汝所說則是非我一人自荒廢茲德不
能如先王之圖任舊人共政也乃是汝之羣臣恃
我有寬容之德含其恩惠故不畏懼我一人而肆
爲險膚之言也汝既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爲浮言
我不於其始萌之時而遏絕其勢今乃至於無所
忌憚以簧惑流俗之聽舉國之人皆相與咨嗟而
不適有居是我之於汝譬若觀火不於熒熒之時
而撲滅之遂至延蔓而不可救是我之拙謀成汝
之過此蓋自責盤庚既以不加刑罰撲滅於熒熒
之初以成其浮言之過爲拙謀則宜以刑威日脅
之而使從者其謀爲不拙矣然終不肯去彼而取

此者蓋無欲速無見小利者王者之政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雖脅民而從之無益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王氏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者言下從小從大則治此申前無傲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申前無從康之戒蓋綱者網之索也舉其索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亂服田力穡謂盡力於播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以喻其意也彼羣臣之所以扇爲浮言而不肯遷者惟其傷上故偃然自肆而不畏懼於天子之命令惟其從康故偷安朝夕而憚於勞苦之事故設爲此譬以

喻之使知下之於上若網在綱則固將無傲矣如欲享其利者必若農之服田力穡則固無從康矣此蓋優游饜飫使之曉然知利害之實而若無絲毫強之者此其所以爲王者之政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利害之實旣如網之在綱農之力穡其理灼然可見汝當能黜去汝傲上從康之心以施其實德于民蓋羣臣所以肆爲浮言簧鼓流俗使之不肯遷者其言必以謂遷則害于民不遷則無害也觀其言若有德于民非實德也曾子有疾童子請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

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蓋不以德愛之而徒以姑息愛之是細人之愛人也羣臣之不肯震動萬民以遷是愛人以姑息也盤庚之意是愛人以德也故云黜其私心以施實德于民亦欲其以德愛人不出于姑息也

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言民被實德則汝之婚姻僚友亦皆被實德矣彼其所以媒利自營者徒以為婚姻僚友之計而不能為民深謀遠慮故其德之及於婚姻僚友而已苟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則民受其賜而汝之

婚友亦皆受其賜矣能如是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蓋汝有積德之實我云不為溢美矣必曰積德者蓋指世臣也此篇言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下文言曰古先哲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則是所誥者大抵是世臣巨室故以積德為言蓋謂如是則無忝於先王之德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也言苟無所畏慎肆其傲上從康之志大流毒于遠邇如怠惰之農肆其自安不黽勉以作勞苦之事不服於田畝則不獲有秋之利而罔有黍

稷矣盤庚之數于民欲使在位羣臣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其譬喻必以農爲言旣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而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其論農之勤惰如是之詳者蓋耿之地沃饒而近利斯民習於奢侈之日久人亦有言曰自儉而奢易由奢而儉難盤庚將欲率其奢侈玩習之人而使之居於亳殷之地負山阻險非勤非儉則不能享其生生之樂不如耿之近利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能長有天下夫民勞則恩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淫

土之民多不節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慕義也盤庚之遷意在此然將使民去奢而即儉去逸而即勞故在位扇其浮言而民皆有怨咨之意是以言其勤則有所獲而惰則無所獲矣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爲不勤而有所獲是所謂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此不祥之大者也張平子西都賦云盤庚作誥率民以苦此言真得盤庚之意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夫所謂暴者非至紂之炮烙秦之參夷然後有此名也苟臣民之有頑怠傲狠不順其上政令者不加教戒使知利害安危之所在而遽爾刑之則是暴虐矣盤

庚之遷不忍暴虐其臣民故雖其世臣巨室傲上從康以鼓惑流俗之聽而閭閻小民惑於流言方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此誠中才庸主有所不堪而盤庚且諄復懼到先曉之以禍福安危之理不啻若父兄之教子弟此非故爲是優游不斷之政不能赫然奮其乾剛之斷也蓋以爲脅以刑罰使臣民強勉以從己固不若教之戒之化之使之憤然知遷都之爲利而不遷之爲害中心悅而誠服也與之共享其安逸而無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矣是以自此而下其言莊重峻訐責之也深而慮之也至其要務欲使知夫長惡不悛者典刑之所

不赦然後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樂事赴功無強勉不得已之意此誠忠厚之至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

白博士曰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瘼矣辭輯則所謂和言也辭懌則所謂吉言也此說是也言汝之羣臣不能平其心定其氣和順悅懌其言以曉百姓之未悟者而徒肆其浮言以惑之欲其沮遷都之議然此遷都之計乃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羣臣之所能沮也汝徒自生毒惡至于敗禍茲究以自遺災于汝身而已謂自災

于厥身者蓋頑嚚終不率教則刑罰及之非我一
人忍於用刑也是汝之敗禍茲穴而自取之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此言我之所以望爾羣臣者蓋以謂民之愚有未
知遷都之利害者必資爾以訓迪而開道之今乃
先肆惡而不肯迪民亦從而胥怨是先惡于民也
爲臣而先惡于民使天下騷然而不寧苟長此惡
而不悛則將自成其疾痛陷於罪戾雖悔之而身
何所及也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

相觀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蘇氏曰儉民小人也
視此小人猶相顧于箴規之言恐其言之發也或
有口過以取禍彼小人于箴規之言猶畏之如此
況我以萬乘之威勢生殺之權在予掌握制汝短
長之命而汝乃傲上從康曾不之畏是小人之不
若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夫爲臣之義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民情愛戴
而不忘古者忠臣之事君莫不能然而盤庚之羣
臣反是故其責之以謂汝苟心知遷都之未爲利

又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浮言恐動沈溺此
下民也王氏曰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溺之
於罪戾此言是也白博士曰實德者浮言之反也
言浮則無實實則不浮此說亦是惟當時羣臣惟
務以無實之浮言恐沈于衆故盤庚之所以告之
者惟欲其施實德于民如良醫之治病有此病則
有此藥也盤庚之臣內則不以遷都利害入告于
后惟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則是失夫爲臣之義而
刑戮之宜加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
作弗靖非予有咎

言縱使汝之勢熒若火之焚燎于原野不可迫近
而我之威權猶可撲滅譬汝雖強惑終不免於撲
滅則是汝羣臣自有謀不善故陷于刑戮非我有
過也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以盡其意故其言
終始亦相顧成文旣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稷旣曰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又曰若火之
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文雖渙散而意實
相貫以是知盤庚之言雖詰曲聲牙而不可遽曉
然反覆而求之於人情則近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在籍無所攷見鄭氏曰古之賢史也義或然也案論語周任有言曰馬總以謂周之良史蓋古之史必賢而有文者爲之故多立言以爲法於世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蓋立言者史之職鄭氏以遲任爲賢史料必有據而云耳盤庚所告者大抵皆世臣巨室故舉古賢史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器舊則敝器至於舊則必易新者而人則不厭其舊也不厭於舊故我於爾羣臣自乃祖乃父以來用之於位以至於爾子孫而不廢也此雖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言而盤庚舉此者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攷下文則繼之以古我先

乃父胥及逸勤以至於不敢動用非德之喻如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使舊人用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王氏曰以人惟求舊故於舊有位之臣告戒丁寧不忍遽爲殄滅之事以器非求舊惟新故不常厥邑至於今五遷也此皆求之之過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古我先王暨汝羣臣之祖父相與同其勞逸以成我商家之基業是皆有大造于商家社稷宜其子子孫孫世享福祿與商家社稷同爲無窮則我於爾羣臣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於汝非罰謂罰非罪也惟我以爾祖爾父與先王胥及逸勤故加惠于爾子孫而不敢以非罰加汝於是世世選用爾勞于國者不掩蔽爾善而使之居于列位以無忘乃祖乃父之德則是我能盡求舊之意而所以待爾者之厚汝苟不能忠於國家而肆其傲上從康之志以沮敗朝廷之大事獲戾于先王則我雖私汝而不誅亦有不赦也故繼之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丞司勳詔之蓋古者有大勳勞於王室皆得配享於廟觀盤庚此言泛告在位之羣臣而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是古者配食凡有功者皆得與焉而司勳之所掌亦無定數也此又古今之禮異不可不論也大亨謂大丞之類言我之祭享于先王之廟爾之祖亦從於廟而與享彼鬼神之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若影響之應形聲無有差忒者旣先王與乃祖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善則作福不善則作災

不容私於其間則爾之至於傲上從康先惡于民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赦汝乎言罰之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所敢私也惟其賞罰生殺之權必視我先王與乃祖之所予奪苟有毫髮之私不合乎先王與乃祖之心則我無所逃其責矣故予告汝以用賞罰之難若射之有志志正鵠也射必中夫正鵠者差於此者有毫釐之間則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我所用賞罰之難亦若是也賞必當功無功而賞賞則爲僭罰必當罪無罪而罰罰則爲濫其間示不可有毫釐之差也故爾之無罪則我不可動用

非罰苟爾之有罪則我亦不可動用非德罰與德皆爾自取而我之用刑賞者惟欲適其當而無容私於其間則汝當知所趨避而無陷於刑辟故教之所加如下之所言者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盤庚之遷避害而就利則當時之能深思遠慮者亦必有以遷爲利以不遷爲害而爲當時羣臣扇以浮言使其說不得伸其老成人則以爲昏耄無知而侮之其小者則以爲孤幼而弱之侮其老而弱其少則彼雖欲達其箴言於上而無由盤庚而告之以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蘇氏曰有又通

猶言孤與幼也此說是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汝既無以老成之人而侮之無以孤與幼而弱之則宜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而從我遷也能從我以遷則是與我胥及逸勤此賞之所宜加不從以遷則是傲上從康此罰之所不赦我亦何容心哉無有遠邇待之如一爾有可死之罪我用可罰之刑以伐汝有可彰之善則我用命德之賞而旌汝賞之與刑無非爾之所自取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邦之臧是汝衆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也邦之不臧是我一人之威令不行於臣下失其政刑而不誅爾浮言之人也佚失也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則佚罰云者蓋行姑息小惠從有罪而不誅之謂也盤庚之意謂我一人既不敢有佚罰則爾衆當戒懼恐謹無陷於罪辜至於陷罪則我必不佚汝也故遂繼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爾羣臣以至於庶民各相告

語自今以往至于後日各恭敬爾所治之事整齊爾所居之位度乃口而無肆爲浮言蓋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苟不能盡是三者則罰及爾之身雖欲悔之亦弗及矣孔子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莫予違也蓋人主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之權在於掌握言出於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而無敢有違之者此誠人君之所樂也而盤庚之遷其羣臣以傲上從康而肆爲浮言以逆上之令其百姓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命之而不聽率之而不從固已異乎言而莫予違也使盤庚以夫人主之利勢而與之較驅之以刑罰而使之遷則

亦誰敢違之者今其言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旣告之以其祖父所以事先王者如此又告之以先王與乃祖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其言蓋若不忍加刑罰於臣民而曲折其辭以冀其從己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一有所欲爲而爲臣下之所沮抑也如此又不敢以其勢力而與之較則亦何樂於爲君哉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盤庚之所欲遷者惟欲聚民所欲而去民所惡者耳欲聚民之所欲去民之所惡而先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之心則雖能強之使遷

而天下亦自此危矣故寧爲是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而使之知吾所以聚民所欲去民所惡之意故不失乎民之心而亦不害其所以爲遷者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盤庚中

商書

盤庚三篇有上中下之別亦猶泰誓三篇也蓋其書雖同爲此一事而作然其所以誓誥之時則有先後故史記從而分之泰誓上篇始合諸侯于孟津而作也次篇次于河朔而作也下篇將發于孟津而作也故史官雖析爲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爲之別此蓋記載之體然也此三篇之作亦有先後之不同故史之敘述皆志而別之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

矢言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皆志其所作之先後故唐孔氏曰上二篇未遷時事下一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此言深得敘書者之意王氏以爲告羣臣庶民與失百官族姓此則未深考於其所敘之先後而妄爲之說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既於上篇丁寧反覆告其臣民以遷都之意則夫臣之傲上從康不可以告訓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稍能自悔而遷都之謀決矣於是將欲與之涉河而遷焉猶懼夫民情之未甚孚也又爲之諄諄而開誘之務欲使羣黎百姓皆中心悅而誠服無黽勉不得已之意然後帥之而遷故史官既敘載其所以告戒之言於後而必推本其所以告之之意而冠之於先觀此數言雖實至約而其所形容蓋得盤庚之心可謂善敘事矣作者起而將遷之辭也漢孔氏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

徙鄭氏云作渡河之具王子雍云爲此思渡河之事皆過論也據經但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則作之一字亦何必求之太深邪秦風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以是知盤庚作者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曰作惟涉河以民遷也雖將以民渡河而遷然民之情好逸惡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於是盤庚乃以話言開迪其蒙蔽而導之以遷都之利其所以大告於民者無他凡欲用其誠信於爾

衆而已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民之弗率而彊之以遷苟非使其誠信著於民民審知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而樂從之則是厲民而已厲民而用之仁者不爲也故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又曰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訓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言皆深得盤庚之旨蓋齊之以政令劫之以斧鉞民未必不從也然其從實畏而從之耳欲民之信而從之不可得也惟其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以口舌代斧鉞故其始雖若優游而無決而終

能使民信而從之而無所勉彊於其間此蓋盤庚之心而史官善形容之蘇氏善發明之皆可以一唱而三歎也造至也咸造勿褻在王庭蓋使司寇之官致萬民於外朝而將告語之先戒以勿褻瀆以聽上之令也登進厥民謂升進之使前而告語之也傳曰未言而信信在言前盤庚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可謂信在言前矣夫君民之勢有尊卑上下之殊若霄壤之不相侔苟君之於民而以其勢力與之較則爲君者將以至尊自侈而莫接於民爲民者將以至卑自抑而莫親於君上下之情離則危敗禍

亂自此生矣故禹訓曰民可近不可下謂當以情接之而不當以勢陵之也民之弗率則使之咸造王庭升進之使前而與之周旋曲折論其禍福安危之理若父子兄弟相與議其家事於閨門之內者其近民也如此民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孚于天時

言爾衆當明聽我之言無荒廢以失我之命既勅戒之矣於是嗟歎而稱述其前世之所以屢遷者莫不本於人情而其民亦說而從之今之所以遷是以先王之意而民未之從也謂湯已下至於祖

乙凡遷都之主皆是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言不敢輕用民力而重之如此罔不惟民之承謂我前后之所為無不敬民而承之未嘗輕用其力也我先后既罔不惟民之承故民亦保后而相與同其憂感林子和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則民亦憂其憂此說是也鮮以不浮于天時孔氏曰浮行也言皆行天時唐孔氏謂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王氏曰乘時流行無所底滯此諸說皆以浮為行其說亦通而某竊以謂蘇氏之說為勝謂古者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以此敬民故民保其后相與憂其憂

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此其為說不惟於浮字之義為通而且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為名浮於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說天之降災於人宜其國遂至於危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既言先世之君與民同其憂恤修人事以浮于天時於是又詳言其所以浮于天時之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言我先王之遷未有無故而遷者皆因天時大災

虛於我殷家蓋仲丁之遷于囂河亶甲之遷于相
祖乙之遷于耿雖其書已亡不見其所以遷之故
然以此言觀之則知其遷也皆迫於禍災有不得
已而不可以已者惟天降咎大虛於殷故我先王
不敢懷居於其故邑舍其舊而新是圖於是見幾
而作視民之所利者而帥之以遷陳少南曰上浮
天時下觀地利此先王遷之大畧也汝之臣民不
從我以遷者何不念汝所聞於古我先后之事其
所以遷大抵敬汝民而承之遂使汝從其遷徙之
事惟欲與汝共其喜樂安康而已非汝之有過咎
近于譴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
以汝遷安定厥邦

先王之視民利用遷者既已如此我之所以號召
爾民而進之使爾懷茲新邑者亦豈爲我一人之
私計也哉亦惟爾民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故爲
爾擇利而遷以大從爾之志亦如先王之承汝俾
汝惟喜康共也夫盤庚之遷蓋民情相與怨咨而
不悅今乃曰以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
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
也亳邑之遷實斯民之所利也惟其爲浮言之所
搖動故其誦於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乃幡然而

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之於心則固知其
遷之之利與不遷之害矣故不從厥志者正蘇氏
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者
也惟其遷也蓋為汝民之故以不從厥志故我今
茲所以將試以汝遷者凡以安定厥邦而已非有
他意也王氏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者告
民以遷之安利也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必
有危而不安亂而不定之事也此說是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
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先王之世在上者視民利用遷以憂民之憂則民
亦憂其憂今我之遷於斯邑亦惟汝民之故以不
從厥志而安定厥邦可謂憂民之憂矣而汝民不
能保后胥感以憂我之憂故遂責之由汝不能憂
我心之所困蓋盤庚之心以民之不遷為病也惟
不念我心之所困病故為浮言之所搖動相與咨
怨大不宣布爾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爾
徒為此紛紛以自取窮苦而已蓋我將欲與汝共
其喜樂以從汝之志而汝乃不宣其心以盡忠於
我則其所窮苦也非爾之自貽伊感而何汝既自
取窮苦不肯從我以遷譬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

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耿之地瀉鹵沮洳若此苟不以時遷則沈溺重脰之患無所不至矣此謂當及時而遷也既汝不能大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則是爾之誠忱有所不逮也誠忱不逮而失其可遷之時以相與及於沈溺之患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汝之不肯從我以遷者其害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考徒自肆其忿怒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長久之計禍患將至何得久在生民上乎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爲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於目前之利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

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旣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旣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羣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爲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汝於喜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子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迓乃

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啻百姓以從己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衆有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乃命于天之說

其義尤爲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
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
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
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
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
凶之來而無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爲福去凶
而爲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
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
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
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
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

享安且治無以異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
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
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
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
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
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爲可治其言以醫國爲喻而
曰變弱爲彊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
孝爲干櫓以仁義爲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
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義和匪吳桑穀生庭而自
滅野雉雠鼎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
極秦緩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

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意與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爲此繫于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爲自暴自棄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賢之

實無通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審於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旣爲之明言遷都之爲利不遷都之爲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之際上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

風俗之所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意極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商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上文稱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爲專指成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

商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爲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彊爲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勲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於列位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惟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速其沈溺重脰之患則是我之優游不繼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于我其意若曰汝何爲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于逸樂憚于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之責也繼之曰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爲進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平子賦曰盤庚作誥率民以苦蓋其自耿遷亳也將使斯民去其奢侈怠惰之習而爲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勤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旣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蓋爲優游稱導其所勸勉之意使其敏於是功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
於我先后矣故我先后大降罪病於汝其意曰汝
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
德目上天而罰汝汝無所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
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鬼神聰明正直賞罰 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
間我雖為先后之子 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

以拯救之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
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協心以遷而
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
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
雖欲私爾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
與勤勞以遷今為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
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
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
傳曰毀敗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
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象其說迂也
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

棄汝不救汝死況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
列位眷戀於耿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
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鼓惑愚民則其罪為
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今用錢
貝者貨也王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
其罪為汝重於是乃祖乃父乃告我之先后曰作
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
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
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
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

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
從我也夫鬼神之理藏於幽冥杳忽之間而不可
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
可則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
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
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
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
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
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于三王曰予仁若考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
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

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以求鬼神之情狀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

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我今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欽此優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絕

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不殆矣汝臣民皆各以其類相與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爲浮言橫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爲不道以至于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剝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傲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異於劫奪之事夫劫奪之事國有常刑

無俟於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爲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旣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爲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以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于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旣自耿邑而遷於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

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從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居于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為奢麗淫侈以至于三靡靡之樂蓋始于朝歌之風俗也

盤庚下

商書

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諭其所以遷都之意故復為之反覆告諭申前篇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共其好惡未嘗致疑於其間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充實於中而優游寬大之語自然發見於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故其始也臣

民傲上從康扇為浮言其民相與咨嗟胥怨而不適有居其君臣上下之情可謂判然而離矣而其終也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其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黽勉而不得已之意蓋盤庚之德發而為言則善能順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深陳未遷之前既遷之後所以與臣民言者以示後世欲使人君知為國者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之情或有未孚則其所以曉之者當如此也故雖其辭屈曲聾牙而不可曉而先王忠厚之意實存於其間學者於此又不可不盡心也薛氏曰百官族姓

則凡以身任王事而與世祿之家皆在焉此所以異既遷奠居則無事矣而盤庚之於百姓猶諄諄若未遷之初者何也曰事未濟則待於衆也故委曲以求人而弗勞事已濟則無待於衆也故傲睨以絕物而弗顧此常人之情非君子居業之道也此說善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此世俗之人以其得失利害而惑其心者也盤庚之心出於忠厚至誠惻隱之心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而同其勞逸者豈以未遷既遷者而二其心哉惟其不然故其二篇雖若少緩而其愛民重民之意未嘗以其既遷而少懈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者既渡河而遷至于亳邑也奠厥攸居者既至亳邑於是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者先儒謂正郊廟朝社之位其意謂遷都之制前朝後市左宗廟右社稷也然盤庚之營亳邑將必先定此郊廟之位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也案召誥之篇曰成王之營洛邑召公先卜之既得卜則經營至于位成然後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古者既定都必先定其郊廟朝社之位而後遷盤庚之遷亦如此向使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神祇亦皆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皆有繇

役之困非古者遷都之道也所謂正厥位者既奠厥攸居於是正乎民之位登進之於朝而與之論遷徙之勞而慰恤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諭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之情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楚莊王訓其民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創業之君其艱難險阻以遺其子孫有永之業者無非率民以勤苦也然子孫而率民以勤苦者亦必推本先王艱難之意成湯之居亳其地依山而居土高而地瘠故其民力穡務農不忘勞苦之意觀湯之伐桀也其

民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則是亳之民猶汲汲於稼穡之事至於耿之地則渴鹵墊隘不利於稼穡而其民舍本趨末不復可以勞苦非所謂勤而不匱之道也故盤庚之於亳將告以先王勞苦之意是以首告之曰無戲怠懋建大命言汝既遷於此新邑當黽勉赴功務爲勤則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驕奢之心生而自速禍災使大命顛覆而不得存也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言我不能爲汝擇利而遷使汝得趨於生生之樂則是我絕命而不續也今我能擇利而遷而汝無樂事赴功之意則是不絕汝

命而汝自絕之也是以既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
言我雖能續汝命于天汝心能無戲怠然後可以
立汝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既告之以無戲怠懋建大命於是推本開導其先
王之所以導民之意而率爾臣民以遷者以告之
也故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言我今其敷布我心腹腎腸不匿厥指徧告百姓
以我所遷之意也昔之未遷也我諄諄告汝以不
從我遷者必罰無赦凡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無

肆其讒慝以敗國家之大計今汝既從我以遷則
我不罪汝衆矣爾當安居樂業無以遷之故共爲
忿怒相與協比肆其讒言以毀我一人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而莫能
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於是復居于亳亳之地
依山附險而居安立政三亳鄭氏曰湯舊都之民
其長居險蓋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也以是知適
于山者蓋指亳而言也適于山則其民敦厚務本
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

驕奢淫逸者皆凶德也惟其民之相與樂事赴功故湯以成其美功欲我商家伐夏救民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此耿地沈溺墊隘近於渴鹵之地我民搖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拯爾臣民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蓋我以民蕩析離居之故意者上帝之心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使其子孫復興其基業故降亂于我

邦使此耿之民蕩析離居固有定極而啓我遷于新邑也路溫舒曰天之降禍亂所以開聖人也故我之民蓋將以復我高祖之德于此新邑我於此時能以民之命而恭承之俾永宇于此新邑則是盤庚之所以遷者亦湯之將多于前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之心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我之自耿遷于亳遷則爲降我凶德也不遷則是凶德之不降其利害較然也如此汝之臣民爲私欲所勝傲上從康而不能平心定氣審利害之實以從我遷我之所以彊汝而遷者皆爲其傲上從

四十四
康之謀而不用之今之善謀皆是審於安危之勢
是違其傲上從康之謀而從其善謀以成我商家
之大業也宏大也恢擴之也左氏成公六年晉師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
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
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
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
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
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盤庚不從羣臣傲
上之謀而能用其善謀此亦欒武子之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
爾念敬我衆

盤庚既重言其所以遷都用謀之意矣於是又丁
寧反覆以申其所以使之無廢怠懋欽厥德之意
而告之曰自諸侯至于師長百執事之人者是皆
我之所共憂戚而圖國家之安也我之勤勞憂戚
率之以遷都而不敢自寧如此則汝亦皆憂戚惻
然於心而念我一人矣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
衆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爾邦伯
師長百執事之人誠能惻隱於其心有所不安與
我共勉勵賢才務以相念欽敬我衆民而民之不

四十一
林氏尚書解卷十九
顧明
欲遷者由乎在位之臣傲上從康扇爲浮言以恐
動之故盤庚之先其責在位者尤至詳而其中篇
之所告丁寧反覆告其在位之臣苟在位之臣能
念敬我家則斯民豈復有怨咨於上哉故自此下
告戒之文不及於民惟在於百執事也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
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
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彼羣臣之所以不肯率民以遷而扇爲浮言者惟
在其安於驕侈之俗久不欲復易是以傲上從
扇爲不根之言而恐沈于衆又既使之舍其

奢侈之地而從其近山之都去其驕奢之俗而率
爲力農務本之習其心可謂至難者於是明言二
者之利害以開其爲此而去其爲彼我不肖好貨
之人惟其果於恭敬而聽吾之告令能樂生興事
赴功以厚其生者爲能鞠養此民者能謀人以保
其居者此我所敘勤勞而欽之也我之好惡既如
此則汝當無總于貨寶各思樂事赴功爲民生興
事使不失其所賴以生者則是能自致其功也盤
庚之所告于臣民諄復告戒盡於此矣於是又總
結之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言敷德于民則是能
一心以事上蓋汝之羣臣不能一心以事我者見

三十四
汝貪于貨寶而要民之害故扇以浮言自以爲有
德于民而不悟其非實德也故上篇則告之以汝
克黜乃心而其終篇則曰永肩一心蓋謂欲黜其
傲上從康之心則在於施實德於民則能一心以
事上矣蓋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
奪而愛民之實著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九

